



大 会

第五十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 十 次全体会议

1995年9月28日，星期四，上午10时
纽约

主席：弗赖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 (葡萄牙)
 副后：阿卜哈桑先生(副主席) (科威特)
 主席：弗赖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主席) (葡萄牙)

上午10时15分开会

议程项目9(续)

一般性辩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贝宁外交与合作部长埃得加-伊夫·莫努先生阁下发言。

莫努先生(贝宁)(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在联合国庆祝存在五十周年和接近其历史决定性转折点之际，你担负了指导大会工作的困难和崇高的任务。你当选这个崇高的职务使贝宁代表团感到高兴和满意，我十分荣幸地代表贝宁在这个世界闻名的讲台上发言。

我很高兴能够和先前的发言者一起诚挚和热烈地祝贺你并祝贺主席团的其他成员。我特别高兴的是，贝宁荣幸地与你所代表的国家葡萄牙有着良好的关系和宝贵的文化纽带。我相信，你的经验、素质和能力将有助于确保我们在此的讨论的顺利进行和成功。

主席先生，你从我的兄弟、科特迪瓦的阿拉马·埃西那里接替这个职位，我愿对他出色地主持了第四十九届会

议的工作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满意和赞赏。在以疑惑、疲倦和缺乏资源为特征的国际局势中，他清醒、坚定和锲而不舍地努力来重新确认本组织在谋求和平与社会进步中的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还愿友好地向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表示其应得到的敬意，我欣见他今天和我们在一起，他是一位具有信念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人，我们应该支持并承认他为把《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变为行动所作的努力和提出的倡议。

我们的世界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历史的车轮继续势不可挡滚滚向前，造成了新的动荡和变化，这更加明确地表明需要有一个象联合国这样宝贵的普遍论坛和工具。联合国已表明自己是促进基于相互依赖和人类共同未来意识的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工具。

纪念联合国五十周年的仪式给了我们一个评估其业绩的机会。我仅谈几个问题。

在我国有句谚语说，我们在对如何进行生活犹豫不决时，就应该回顾我们走过的道路。因此，我要在这方面忆及，应该有三个支柱支撑着联合国，即：维持和平与安全；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尊重和保护人权。

95-86123 (c)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代表团的成员一人署名，在本记录印发日期后的一星期内送交逐字记录科科长(C-178室)。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遇记录和/或唱名表决结果后附有星号时请参阅记录附件。

自1945年以来，和平总的来说，得到了维护，我认为我这样说是正确的。大多数国家现在都已获得主权，它们的人民正在行驶其权利，尊重人权的基本性质已得到普遍承认。

但是，第二个支柱上已有很深的裂痕，以至于整个大厦都有可能倒塌。因此，联合国现在正处于其历史上一个关键转折点。

在一个经济和市场日趋全球化的世界上，在一个几乎完全以通讯革命和在交通方面取得的进展为特点并因此统一的世界上，我们很快就意识到，和平不仅仅意味着武器无声。日趋相互依赖并没有真的创造出真正的团结感。虽然人们经常说到这一点——我们当中有些人每年都在这个讲坛上向国际社会谈及这一点——但它并没有促成为所有人的繁荣采取集体行动。

如果这个大厦要继续耸立，则体现联合国权威及其执行任务的能力的所有这三个支柱都必须得到加强。

我的意思确实不是要违背贝宁的传统，允许自己把大会的思想只作为象征手段，而是要突出我们所面临问题的现实和它们给我们提出的挑战的范围。人类尊严在这里正处于危机之中。

联合国只有通过加强其第二个支柱，通过促进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行动并通过集中关切发展问题，以便通过促进社会发展实现或维护和平，才能变得更强大。

因此，联合国可以在防止人类迈向新的对抗和贫穷方面并在使人类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控制其环境和命运方面发挥核心作用。

意识形态的对抗结束给国际关系带来的新动力是以谋求新类型的国家间关系为特点的。因此，没有被平息的紧张和冲突温床现在都已接近解决或正在受到遏制。但是，世界一些地方仍动荡不安，以至于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

我在此想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谈判。谈判是坚决行动的结果。我们都知道，鉴于不信任的程度以及所

造成的日积月累的深重苦难，通往建立持久和平的道路是多么艰难。但是，我们非常希望这种痛苦和恐惧得到克服，以便使对话得以继续进行。我们都必须鼓励以色列和该区域各国之间的对话，为此，各方的善意都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贝宁欣见南部非洲的枪声终于平息。该区域几十年来似乎第一次能够把其所有精力和资源都用于发展活动。

在此，我愿对莫桑比克人民和领导人的成熟表示赞扬，他们帮助建立了一个基于法治的国家和以自由民主选举为基础的政治多元化。我只能就联合国为促进该国和平所做的工作向它表示祝贺。令我们大家都十分关切的是，应该通过稳定、和解与国家重建来加强和平。面对这种局面，国际社会必须通过提供可以重新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环境的援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支持莫桑比克。

我还欢迎安哥拉共和国政府同安盟在卢萨卡签定的协议，我谨代表我国代表团鼓励它们履行它们作出的承诺。

海地出现的积极事态发展也非常值得欢迎。贝宁欢迎海地合法当局得到恢复，并赞扬总统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所展示的勇气和责任感，是他使和解精神得以发扬。我们赞赏海地政府通过选举后建立的体制为加强该国民主所作的各项努力。我们非常希望安全与稳定可以因此得到重建，并将有助于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这一持久民主的唯一保证。

但不幸的是，在其他区域，历史进程仍然进行得不顺利。索马里、卢旺达、布隆迪和利比里亚就是这样，在这些地方发生的事件似乎表明，各主要人物什么也没有学到——但他们什么也没有忘记。

在索马里，缺乏任何切实可行的国家体制已使该国陷入无法想象的境地，造成了严重后果。以使用武力获得有利谈判地位的渴望使得该国仍在受苦。贝宁向索马里人民表示同情，同时还愿提醒各派，它们必须为对话和民族和解创造条件，我们敦促他们力行宽容。

在卢旺达和布隆迪，重建司法制度和建立公共秩序似乎是制止暴力循环和鼓励民族和解的唯一手段，而民族和解又是建立信任和鼓励难民自愿返回的先决条件。不容否认，在这两个国家的局势中，事态发展速度慢，并十分脆弱，这使得人们担心，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发生我们最近感到痛惜的悲惨事件。

在利比里亚，我们欢迎停火和建立国务委员会所产生的新局面。我们敦促各方通过有效解除各派武装加强重新实现的和平。

毫无疑问，前南斯拉夫是新类别的冲突和限制冲突的努力都在同时进行的世界舞台。我们在可能看起来很冷静地审视巴尔干区域的局势时，并非不关心几百万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命运，他们都是该区域各国人民新的各类排斥和领土收复主义的受害者。

我想借此机会重申贝宁强烈谴责“种族清洗”，无论是何人所为，谴责违反国际法的一切行为以及对联合国人员的所有袭击。

贝宁支持就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的后果达成全面解决办法的建议。为此目的，我呼吁交战各方停止战斗和停止对无辜平民袭击。

1995年9月26日主要交战三方在纽约达成的协议是朝着在该区域实现普遍和持久和平迈出的决定性一步。我相信，这个区域很快将不再是今天世界的火药筒。

我刚才描述的令人遗憾的悲惨局势加强了我的以下信念：保护和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仍然应该得到我们的充分注意。为适应这种局势，需要起草新的国际文书，以补充现有法律文件，以使那些继续采取残酷和不人道行为，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的人能受到惩罚。本着这种精神，贝宁支持为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设立国际法庭。

但是，如果我们不结束武器的生产、积累和国际转让，如果我们不朝着在国际控制下实行的全面彻底裁军取得进展，所有这些努力都有什么意义呢？

在这方面，贝宁重申它毫不动摇地支持关于减少、限制和不扩散核武器的所有联合国决议。

本组织的任务之一是使一般发展努力成为我们所关心问题的核心。国际关系的变化和贸易的放宽使我们更认识到参与发展的很多不同部门和机构。我们环境的恶化使我们认识到需要将我们的行为和行动集中于确保我们子孙后代的长期发展。

我们既是我们今天所经历的变化的见证人，也是其中的行动者。然而，我们并非没有过渡到另一种发展的条件，因为我们掌握着诊断和预防的工具。只有一种可能的态度：实施我们的各种承诺的政治意识。

我希望强调，就实施其承诺而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朝着在质量上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作出了有决心的努力。在这样做时，它们要求其人民作出巨大牺牲，以便作出调整，适应新的世界环境。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履行团结义务的承诺并未成为现实。当然，贝宁非常赞赏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帮助。然而，所提供的援助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或期望。

我真诚希望，9月26日开始在纽约举行的关于中期全球审查《1990年代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执行情况的高级别政府间会议的结果将使克服这些缺点成为可能。

我敦促国际社会履行其声援非洲的承诺，为《1990年代联合国非洲发展新议程》捐款。7月4日至6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高级会议上，国际社会重申它承诺有效地为非洲发展和新议程的实施而捐款。

因此，当务之急是——这句话重复多少遍也不过份——减轻债务负担，使我们真正能开始进行发展。我还想请所有国家加快其本国的批准《联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或沙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止荒漠化的公约》的宪法程序。

在第一个防治沙漠化和干旱世界日时在世界各地组织的示威表明，各国人民和政府致力于认真处理这个世界性的环境问题。但为了实现这项承诺，必须交存所需要的五十份批准文件，以使该公约能在1996年生效。这样各方

的第一次会议就能在1997年举行，已预定在该年对《21世纪议程》和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的所有建议和结论进行中期审查。

还必须采取措施加速将非洲纳入国际贸易系统中，并帮助其经济多样化和鼓励投资。只有这样，这个在整个历史上经历极大痛苦的大陆才最终能够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解脱出来。

贝宁准备对作为消除贫困国际年的1996年作出贡献，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机来加强作为我们反贫困斗争基础的道德义务和团结精神。但是，我们各政府的行动只有在我们的所有发展伙伴的支持下才能获得成功。

1996年还将召开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以及第二届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生境二），后者被称为“城市首脑会议”。这两个主要会议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份。这些会议将提供一个机会，使国际社会能够评价在实施1992年2月在卡塔赫纳所作承诺和在实施到2000年全球住房战略方面的进展。然而，这两次会议的筹备委员会必须集中寻求具体解决办法，而不是短期的措施和建议。

我确信，不能通过仅仅将一种生产和消费模式从世界的一个区域转用到另一个区域来实现发展。我们必须超越这种常套，把真正的发展伙伴关系作为基础，在这种伙伴关系中各国将平等分担责任。由于以上原因，贝宁欢迎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第四次妇女世界大会的结果。

贝宁完全支持制定发展议程，以期有效地实施尚未执行的行动纲领。

最后，我想表示坚信，本届会议将使我们能够更容易地就复兴和加强联合国的机构和结构的方法和途径达成各方都可以接受的一致意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大韩民国外交部长孔鲁明先生阁下发言。

孔鲁明先生（大韩民国）：主席先生，祝贺你担任历史性的联合国大会第五十届会议主席。对于本组织来说，领

导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键，我们十分感谢你的前任、科特迪瓦外交部并阿马拉·埃西以及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的卓有才干的工作。

我们正处于一个新时代的初期，一个极为危险而又充满宏伟希望的时刻。在今后几个星期和几个月内我们所作的选择将使联合国恢复活力，迎接一个新的合作与进步的世纪，否则这些选择将会使本国际机构多年停滞、衰退和失去意义。这两条路都不是不可避免的，联合国没有一项不足之处是不可弥补的。选择在于我们。

世界同联合国一样处于一个过渡与动荡的时期。为对付几个地区内的恶性局部冲突，正在控制暴力、援助受害者以及改善受破坏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方面进行全球性合作。仅在上一个星期之内，那些忍耐和坚定的外交在中东和前南斯拉夫这两个因冲突而不是和解闻名的地区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然而，在全球正通过加强国际法和人权标准、最近通过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迈出巨大步伐的时候，在一些地方却严重侵犯人权、实施灭绝种族的屠杀。随着通讯、贸易和技术领域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发展，相互依存已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现实。

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中，没有一个机构——尤其是联合国——可以停止不前。毕竟，本世界机构是一项试验。联合国是在半个世纪以前在另一历史性的转折点由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和有胆略的领导人发起成立的。它一直坚定地支持通过和平方式进行变革，支持合作而不是冲突，支持希望而不是绝望。今天要求我们重新塑造本世界组织，以迎接21世纪的挑战，我们再次保证遵守联合国根本而持久的原则。

毫无疑问，这是考验联合国的时刻，但实际上会员国——所有185个会员国——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正是我们的集体意志、承诺和激情——或是缺乏这种集体意志、承诺和激情——将决定历史在国际组织上所作的最大试验的命运。我们的义务就从如数按时支付各自的财政款项开始，但是这些义务有着更深更广泛的意义。大韩民国清楚地认识到，是联合国对其开展工作和安排项目进行意义深远的改革的时候了。韩国高兴地与许多其他国家一道，致力于使这次历史性的大会成为反省、重新承诺和振兴的时刻。

联合国没有哪一方面的工作要比其广泛的和平行动更受到严重或显著的考验。我们所有的人对来自70个国家的男男女女都非常感激，他们的勇敢与刚毅使和平的希望在最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得以保持。我们要求他们以很少的支持取得巨大的成果。如果联合国要对威胁当今这个变化莫测的世界的和平与人类安全新形势的冲突有效地作出反应，就必须加强并修复其和平行动。我们感谢联合国在组织框架内外加强预防外交和迅速反应能力的不断努力。

一个支持联合国能力最有希望的途径就是联合国的备用安排制度，我鼓励会员国尽可能广泛参加。今天，我国政府重申它决定参加联合国备用制度，并愿意为此努力提供约800名人员，包括一个步兵营、工兵部队、医疗队和军事观察员。

自韩国于1993年向联合国索马里行动(第二期联索行动)派出一个空兵营首次参与联合国在索马里的维持和平行动以来，又向西撒哈拉派遣了一个医护部队，向在克什米尔的联合国驻印度和巴基斯坦军事观察组(印巴观察组)和联合国格鲁吉亚观察团(联格观察团)派遣军事观察员。我还高兴地告知大会，下星期一支南韩桥梁工程部队将抵达安哥拉参加联合国安哥拉核查团(第三期联安核查团)。

我国政府决定将向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捐款增加至与我国能力相称的水平。

作为一个向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提供部队的国家，我们对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伤亡数量大大增加以及他们的安全常常受到威胁这一事实感到严重关切。

我们坚信，诸如武装进攻和扣押人质的对联合国人员等敌对行动，绝对不能接受，不应不受惩罚。一方面我们感谢保护联合国人员的努力，例如签署《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另一方面我们认为，确保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的安全则是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集体责任。

当然，联合国所面临的挑战不仅仅限于传统的安全考虑。世界上许多地区的动乱提醒我们冲突的经济、社会及政治根源，不平衡的经济及社会发展模式尤其令人关切。

在积极的方面，尽管去年的发展略有衰退，发达国家最近的经济复苏以及大量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促进了1995年的全球经济。处于过渡中的经济已经显示出令人鼓舞的改善迹象。非洲总体经济形势也取得进展，虽然这种进展缓慢而微弱。

然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在为发展所作的努力中需要国际社会的援助，为它们创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经济环境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认为，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今年就非洲发展主题所进行的辩论是及时而恰当的。

我国政府在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合作时，把首要重点放在人力资源的发展上。我们正在贯彻执行一项计划，即在2010年以前，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大陆的发展中国家3万多人提供技术培训，金泳三总统在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问题社会首脑会议上宣布了这项计划。

副主席阿布哈桑先生(科威特)主持会议。

我们欢迎这一事实，即发展问题作为显著的全球问题正重新获得人们的注意。我国政府正积极地参与大会《发展纲领》工作小组的工作。尽管发展的主要责任应由各国政府承担，但我们认为，国家的发展努力也要求国际社会的援助。

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大力支持为实现可持续全球性发展而作的多边努力。金泳三总统在哥本哈根首脑会议上宣布韩国愿增加其官方发展援助。作为这一行动的后续，我们计划明年把韩国向联合国业务活动提供的自愿捐款增加65%，并将在未来几年内继续此类努力。

我们认为，哥本哈根社会首脑会议是一个里程碑，不仅因为它为可持续社会发展领域内的国际援助与合作打下了一个坚实基础，而且因为它为未来的行动指明了明确的方向。

妇女问题已成为全球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政府对最近在北京就提高妇女地位的讨论表示欢迎，并期望这次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计划方案能够尽早得到实施。

保护并增强人权是一项持久的任务。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必须得到忠实的保护和维护。正如《维也纳宣言》所明确阐述的那样，保护人权的主要责任应由各国政府承担。但必须指出，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的合作与关注对这一领域的努力是至为重要的。

自金泳三总统1993年2月宣誓就职以来，大韩民国政府已将促进民主和人权作为一个尤其要优先考虑的事项。韩国政府强烈支持民主化进程，并成功地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改革措施以促进该国人权。我愿借此机会表示我国政府对北朝鲜的人权状况深表关注。由于我国政府强烈地认为北朝鲜人民作为我们的同胞应享受我们所有人有权享受的基本人权，我们敦促平壤对于国际社会要求其保护人权，特别是通过开放其社会来保护人权的呼吁作出积极反应。

这一问题中显著且牵涉情感的一面是朝鲜半岛上家庭的分离。在1950年至1953年朝鲜战争期间，一千万人与他们的家庭分离开来。大多数人相互间未收到对方的信息，因为两朝鲜之间信件的来往都是禁止的。即使在战争之后，数以百计的南韩人被强行违反其意愿地带到了北朝鲜，使他们的家庭因分离而伤悲，因不知其他家庭成员是否依然生存而痛苦。我认为现在已是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向这些分离的家庭提供其援助并发挥其作用之时，以使他们在最终团圆之前至少能够相互通信。

谈到裁军问题，我愿代表我国政府宣布一份关于杀伤性地雷出口问题的备忘录，该备忘录为期一年，但也许会延长。我们希望我国的决定将加强国际上限制地雷扩散和结束对其滥用的努力。

考虑到裁军谈判会议仅作为独特的裁军谈判论坛继续表现出的重要性，我国代表团对大会一周前在全体会议上协商一致通过的扩大其会员的决定表示欢迎。我们希望能够尽可能早地给予期望参加大会的23国集团的国家正式的会员资格。

大韩民国作为1993年《化学武器公约》的原始签署国，已采取步骤批准该条约，以支持国际上禁止和消除所有形式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努力。正如我们都认识到的，普遍加入该公约是确保在此领域内拥有一个有效的不扩散

体系的重要一步。因此，韩国强烈敦促尚未加入这一公约的国家，包括北朝鲜尽早加入。

在我们限制核武器扩散的努力中，5月份通过协商一致通过的无限期延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决定是一个分水岭式的事件。我们敦促核武器国家履行其根据《不扩散条约》所负的责任，以将世界变成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与许多其他国家代表团一起共同呼吁尽早达成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这个全球性协定毫无疑问将促进《不扩散条约》所设想的核武器的最终消除。

本着同一精神，我们对一些核武器国家仍在从事核试验深感遗憾。代表大韩民国政府和人民，我愿敦促那些仍准备在未来进行核试验的国家立即取消新计划。

我国代表团大力支持加强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保障制度的努力。我们认为，《不扩散条约》的未来也取决于各国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合作。在这一方面，我们认为应充分尊重无核武器国家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要求，并采取坚决措施反对那些未能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保障制度的要求履行义务的国家。

北朝鲜的核问题仍是东北亚和世界所关注的一个首要安全问题。大韩民国再次敦促北朝鲜不仅要全面充分地履行其在《不扩散条约》下承担的义务，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安全保障，还要忠实地实施1994年10月美国与北朝鲜在日内瓦商定的框架。再者，北朝鲜必须兑现其在《朝鲜半岛非核化联合声明》中所作的承诺，并履行其在《声明》中所承担的义务。

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不仅是一个影响7千万朝鲜人民的问题，也是一个对东北亚地区乃至世界都有严重影响的战略性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在一个永久性和平机制建立之前必须保持目前停战协定的效力。

为处理所有朝鲜间的问题，我国政府真诚地希望北朝鲜的领导能对我们要求进行朝鲜间对话与合作的呼吁作出积极的反应。

正如我在发言开始指出的，联合国50周年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以重振加强并改革联合国系统。

为此目的已提出了若干提议、研究成果和报告。我国政府正密切注视着大会工作小组目前所进行的建设性的讨论。这些讨论是为了寻求增加本组织的有效性、效率和民主的方式。

关于安全理事会，我们认为，其改革首先应该考虑到安理会成员公平地域分配的需要，以及加强安理会工作方式的透明度和效率的需要。鉴于这一问题极端重要和它对其他问题的影响，我们将保持灵活的态度，愿意听取各种意见和建议，并将在达成协商一致的进程中作出适当的贡献。我们还认为应该加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协调作用，特别是在业务活动领域。

关于联合国的财政方面，我们吃惊地看到，拖欠的分摊款项总额已大大超过35亿美元。应该为当前的财政困难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以应付联合国日益增加的需要，并加强本组织。在这方面，我们再次敦促所有会员国按时全额支付它们分摊的会费。

然而，为了使改革成功，会员国之间实现广泛的协商一致至关重要。我们绝不能忘记，会员国之间统一的政治意愿，相互信任和一个利益好处相同的认识是改革进程中的关键因素。本着这种精神，改革从自己开始，进一步致力于用以团结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和原则。

三个星期后，在本会议厅中，15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是半个世纪前旧金山会议的三倍——将重申他们对《联合国宪章》所载各项原则和宗旨的承诺。

在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认真思考联合国在第一个五十年中所取得的成就和今后的向往的时候，大韩民国愿再次表示决心在今后的年代中充分和毫不动摇地支持重新振兴这一世界机构。我们相信各国建设一个更加安全、更加繁荣和更加公正的世界的集体能力，我们承诺尽我们的一份力量。

代理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瑞典外交大臣莱娜·耶尔默-瓦伦夫人阁下发言。

耶尔默-瓦伦夫人(瑞典)(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欢迎亚西尔·阿拉法特和伊扎克·拉宾今天正在华盛顿签

署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过渡协定》。这一和解的行动应该成为世界各地不同冲突的当事方面的一个榜样。

联合国庆祝五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应该展望未来。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冷战的结束、民主的扩展、经济全球化，以及通讯的爆炸性发展，已经导致产生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变化。人民之间的距离被缩短，国家边界更加开放，全球相互依存的情况日益明显。

安全已经不再主要是一个军事问题。安全也意味着建立信任、正义和平等机会，以便在国内和通过更加密切的合作在国家和人民之间，实现持久和可持续的和平。

在区域和全球各级都需要这种合作。进一步扩大欧洲联盟将是朝着建立一个致力于和平与安全的泛欧共同体迈进一步。我们有一个创造一个统一的欧洲的历史性机会，最终把一体化与合作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以致不能象在本大陆任何地方发生战争。在我看来，欧洲联盟必须是一个真正的和平工程，向欧洲其他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开放。

与此同时，人的安全所面临的主要威胁是全球性的，必须用全球性行动来应付。因此，我们必须振兴联合国系统，使本组织适应新现实。我们需要一个有效的工具进行全球合作——促进和平与安全，促进可持续的发展，促进正义，争取使人人都过上体面的生活。

我们比以往更加坚信，有五十年的经验联合国是实现这些目标不可缺少的工具。五十年的经验还加强了我们对《联合国宪章》的目标和原则的支持。

为实现这些目标，联合国人员正在世界各地作出重大贡献。他们值得我们深切感谢。我们向那些在为世界社会服务中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的人们表示特别的敬意，并向他们的家属表示同情。

索马里、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境内人民受苦受难的令人发指的画面闯进我们家里。我们看到联合国被羞辱。联合国这一世界组织明显的弱点使人们对全球多边合作的可行性产生怀疑。但是，联合国的问题实际上是联合国会员国的问题。出现这些问题是因为一方面需要和期望越来越大，而另一方面却资源不足和缺乏政治意愿。

10年前，在纪念联合国四十周年的特别纪念会议上，瑞典前首相奥洛夫·帕尔梅曾在这一讲坛上发表讲话，谈了这一问题。他说

“我们不要把联合国作为反映我们本身缺点的问题的替罪羊。不是联合国辜负了我们，而是我们没有达到联合国的理想。通过我们本身的提高和改进我们的政策，我们可以改进联合国。”（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届会议，第43次全体会议，英文第64页）

让我们不要诅咒黑暗，而是创造光明。让我们从近年来联合国比较困难的行动，和比较成功的行动——萨尔瓦多、纳米比亚、莫桑比克和柬埔寨等行动，两方面汲取教训。

我们已经认识到，我们必须在早期就采取行动，在灾难成为事实之前，在暴力的魔鬼跑出来之前就采取行动。《联合国宪章》为预防性努力提供了充分的余地。采取行动必须得到有关国家的同意，必须尊重它们的主权。我们呼吁各国政府：在国内冲突中接受联合国或某一区域组织提供的援助。

预防很少具有吸引力。它不会成为头条新闻。这种长期但往往很乏味的工作以冲突的根本原因为重点，必须以慎重的支持来作为它的后盾。

必须将更多的资源用于预防性措施。如果我们要避免新的悲剧，就需要作这项投资。瑞典政府目前正在研究如何改进联合国的预警和预防性行动的能力。

我们已学会把重点放在人的安全与需要上。我们的目标必须是人的共存，不论有什么文化、宗教或种族差异。我们决不能使自己局限于勾画反映权力政治现实的版图。我们决不能接受“种族清洗”这一恶行。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最终将威胁到我们自身和我们的未来。

我们还认识到国际法原则和尊重人权的重要性。必须维护和加强人道主义法，并对战争罪行进行调查。例如，我们必须查明在斯雷布雷尼查和泽帕失踪的人的下落。

通过对战犯进行审判，我们将加强对国际法的尊重。必须使暴行、强奸和酷刑的肇事者明白，他们犯了法不可能逍遥法外。我们支持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问题法庭。

我们认识到民主文化为预防和解决冲突提供了更大的潜力。必须鼓励各国内外继续实行民主化，从而巩固民主的国际社会。瑞典荣幸地成为支持世界各地民主化进程的国际民主和选举援助研究所的东道国。该机构的工作将是是对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在这一领域所作努力的重要补充。

我们认识到，在非军事措施失败时必须为快速反应行动提供部队。在冲突开始升级时，每个小时都是很宝贵的。如果没有可以在短时间内立刻部署的训练有素和装备精良的维持和平部队，那么行动就不会成功。由于缺乏部队而导致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得不到适当执行损害了对联合国的尊重。我们欢迎一些国家，例如加拿大和丹麦为改进联合国的待命能力而作的努力。瑞典将为此提供一支国际部队。

我们还认识到，安全理事会必须更准确地确定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授权。需要向有关各方发出明确的信息。授权不明确能导致对联合国在冲突中的作用的认识含糊不清。

我们认识到需要加强联合国指挥和控制和平行动的能力。我们欢迎对秘书处所作的加强。但部队派遣国通过直接与本国特遣队接触而在实地进行干预时，便出现混乱。设立一个与部队派遣国进行协商的有效场所能够促进更有效地管理和平行动。应该在安全理事会之下，最好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九条设立这样一个论坛。

我们还认识到，必须改进对外交、人道主义和军事努力的协调。那些在实地开展工作的各方——人道主义组织和潜在的部队派遣国——应该在早期阶段参加就执行联合国复杂的和平行动任务进行的讨论。而在这一方面，我要强调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部的重要性。

此外，我们也认识到需要使非政府组织参与这些人道主义行动。我们认识到联合国的全面努力的价值。在这

努力中，人道主义援助、建立和平、维持和平以及长期缔造和平的行动能够同时开展，从而相互补充。

我们还懂得监测对人权的尊重可以建立信任，从而消除恐惧，防止使用武力。

我们认识到《联合国宪章》第八章中所预见的促进和平与安全的区域组织的至关重要性。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欧安组织)已经在欧洲解决冲突方面发挥着突出作用。在世界其他地区--在非洲、亚洲和美洲--各区域和分区域组织正得以执行类似任务，必要时，它们得到了联合国的支持。

军事行动应该以联合国、欧安组织或其他区域相应的组织所作的决定为基础。其他区域安排可以在组织和开展这些行动方面发挥作用，但是我刚才提到的机构应该担负起全面的政治和战略责任。

在二十一世纪即将来临之际，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来为改进全球合作建立一个牢固的基础。瑞典欢迎联合国内部目前进行的改革进程。为了接受多边主义，我们都必须超越短视的利益，把注意力放在最有利于全球合作的地方。如果我们要取得进展，我们需要各国政府的政治领导。

使联合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将需要开展艰苦的工作并进行艰难的谈判。我们不能错过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为我们提供的机会。我们需要取得迅速的进展。需要定出作出必要改变的明确时间表和全面的构架。

由施里达什·兰法爵士和瑞典总理英瓦尔·卡尔森主持的全球管理委员会提出了一些有关建立一个更加强有力、效率更高和更民主的联合国的建议。该委员会的报告是一个有价值的贡献，也是对联合国改革的一个激励。

要使安全理事会有效并更具代表性就需要扩大该机构。我们希望德国和日本能成为常任理事国。与此同时，必须满足地域平衡的需要。我们需要有一个更透明的安全理事会。我们需要有一个能够防止将世界划分为利益范围的组成和决策进程。在十五到二十年后，应该对安全

理事会的改革进行审查，以保持它的合理性，并实现最大程度的灵活。

我们是在联合国的财政状况十分严重的时候开会的。北欧国家外长上星期一在一项联合声明中，强调了目前财政危机对多边主义构成的威胁。在多边主义中最清楚地看到的危机莫过于一些会员国不愿无条件和及时地全额支付分摊给它们的联合国会费。令人无法接受的是，迄今只有三分之一的会员国支付了其今年的正常预算会费。各国不断向本组织提出更多的要求，然而一些国家却不愿支付其会费。它们显然想让其他人付账。

单方面扣缴会费是没有道理的。单方面措施，特别是当一个最重要的捐款国采取这种措施时，有损于多边主义。不光彩的是，秘书长花时间和精力乞求提供资金，而同时国际社会却要求联合国充分集中于它被赋予的任务。

联合国需要修改分摊比额表，以更好地反映各会员国的支付能力。我国政府同联合王国一道，为解决该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从长远来看，必须加强联合国的资源基础。也必须考虑额外资金来源的可能性。

贫穷和社会苦难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大长期威胁。一些最贫穷的国家陷于债务管理的恶性循环。联合国必须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中具有更强大和更明确的作用。

在发展援助方面需要进行更明确的分工。联合国各发展机构需要有更好的协调、更明确的优先事项以及更有效的管理。这些机构的理事会必须能够更好地在执行发展援助方面发挥其主导作用。此外，我们需要改进筹措资金的形式提高提前征收和谈判达成的援助比例。需要更长期的援助规划，而资金的流通必须更可预测。

瑞典仍然是联合国经济和社会活动最大自愿捐助国之一。我们期待其他捐助国承担起同等程度的责任。就全部发展援助而言，大多数捐助国必须能够达到联合国0.7%国民生产总值的目标。

联合国与原子弹是同时代的产物。今天，我们再也不能忍受生活在核威胁之下。无限期延长《不扩散核武器

条约》，是朝正确方向跨出的重要一步。我们敦促仅有的几个尚未加入《不扩散条约》的国家尽快加入，从而向国际社会表明它们放弃核武器的选择。

今年五月，已加入《不扩散条约》的180个国家申明：最终目标是消除核武器。对化学和生物武器的国际禁令已经实施。如果有政治意愿，应当能够在10年到15年之间达成一项禁止核武器的协议，从而使这一对人类生存的威胁成为历史上的短暂插曲。

必须在1996年达成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禁止任何时候进行任何核试验。同时，我们敦促核武器国家避免进行各种核试验，以确保维持对一个没有核浩劫之忧的未来的信念。

每天、每时每刻，杀伤地雷在全世界残害无辜平民，其中很多是儿童。正在维也纳举行的审查1980年武器公约的会议，应确立一种针对杀伤地雷的得到强有力具体加强的制度。这是一种根本的、道义的和人道主义的需求，是在国际上彻底禁止使用杀伤地雷道路上的一个步骤。此外，需要在有效扫雷方面投入大量资源。瑞典愿对该领域中发展更先进技术贡献专业知识并提供援助。

此外，瑞典在维也纳会议上就致盲武器提出了一项附加议定书。我们十多年来努力把致盲明确禁止为一项战争方法。我们现在希望它将获得普遍接受。

安全是当今世界中的一个广泛概念。我们知道，贫穷、社会不公正、环境恶化、迅速的人口增长以及大规模的难民潮，造成了恐惧、破坏和冲突。

联合国有关环境和发展、人权、人口、社会问题、妇女和人类住区的主要会议，都涉及到生存的关键问题。我们欢迎这些会议的结局，最近的一次是于北京举行的第四次关于妇女问题国际会议。我们需要解决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根源和后果。只有在妇女充分参与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可持续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瑞典认为，多边合作是控制关键的生存问题的最重要工具。为此，我们将继续成为联合国的一个积极成员。因此，我们真心相信多边主义不仅是相互团结的问题，而且实际上是一个开明的自我利益的问题。

作为我们对联合国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坚定承诺的体现，瑞典已成为安全理事会1997-1998年一个席位的候选国。我们的候选资格对瑞典政府和人民来说是最优先的事项。它一开始就得到其他四个北欧国家的全力支持。我们作为安理会的成员，将为其工作作出建设性贡献。我们的奉献精神将符合我们作为联合国成员的记录。我们对联合国理想与活动的支持是具体的、实质的和坚定的。

代理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请乌克兰外交部长根纳季·乌多文科先生发言。

乌多文科先生(乌克兰)(以英语发言)：首先，我祝贺大会主席弗雷塔斯·阿马拉尔先生当选就任这一崇高职务。在联合国五十周年之际指导最具代表性的联合国机构的工作，这是一位政治家、外交家及其代表的国家的巨大荣幸。我希望，他在开幕发言中讲到的他对联合国未来的看法将得到会员国的支持。

乌克兰代表团还要对阿马拉·埃西先生成功地指导了大会上届会议表示感谢。多年的密切合作使我与埃西部长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我非常尊重他的外交才能和人品。

在历史性的日程表中，有些日子是永远不能忘怀的。1945年就是这种难忘的一年。最近，我们在一起纪念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十周年。国际生活的日程表和联合国半个世纪的历史已永远地交织在一起。

在向联合国的创始国、其中包括我国致敬的时候，我国代表团要特别指出创建这一世界组织的发起人之一和“联合国”的名称确定者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总统的领导作用。我们相信，联合国能够找到适当的方式向这一杰出人士表达敬意。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没有哪一个国际组织象联合国这样赢得了维持和平的可靠工具和平解决争端的调解人和积极参与者以及保障人权的斗士的信誉。联合国在非殖民化和人民自决上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联合国经历了困难的几十年冷战，当时联合国总部建筑的围墙内和讲坛常常目睹两个对立集团的斗争，通过这种经历，联合国证明了它的可行性。乌克兰的国家机构同联合国一起发展，并

于1991年宣布独立后充分地确立了起来，乌克兰也感受到联合国的很大支持。

正如二十世纪过去二十五年引人注目的事件所证明的，“和平-发展-民主”这一哲学三角的顶角是和平。而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前南斯拉夫领土上发生的灾难性冲突。正是由于其性质，这场冲突是由于各种可能的原因造成的：激进的分裂主义、种族对抗和宗教不容忍。最危险的事是，就其规模、事态发展和悲惨后果来说，这一冲突已变成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真正威胁。我认为，对我们所有联合国成员国来说，惨痛的事实是，我们被迫一再地、甚至在大会五十周年会议期间处理这一问题。

联合国在这一地区的维持和平行动揭示了国际努力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南斯拉夫的例子大体上显示，在重新思考联合国的作用并使之适应当今现实方面的进展十分缓慢。有时，联合国看来仿佛仍然在依靠旧心态的惰性，这种惰性使它不能有效发挥潜在能力，并使它去求助于其它组织。此外，我们还认为，联合国在前南斯拉夫面临的大多数问题的根源是由于没有遵守起码几个已经确立的重要的维持和平原则。

这尤其关系到不偏不倚的原则。因此，对安全理事会的讨论和接触小组的活动的回顾，很不幸地未能足以证明其某些成员的立场对南斯拉夫后冲突所有各方来说在政治上是真正不偏不倚的。其结果是，国际舆论建立在双重标准和有偏见的评价和决定之上，这无法提高联合国的信誉。

一个普遍的看法是，成功解决任何冲突都取决于交战各方的意志和愿意进行对话和诉诸国际调解。同时，冲突各方并不总是同意对联合国维持和平的努力提供便利。前南斯拉夫冲突有关方面将维持和平人员扣为人质的做法使我们严肃地考虑是否有必要建立一种使用武力和加强对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的保护的全面机制。乌克兰曾经倡议制定《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就此乌克兰呼吁所有国家加快批准这一文件。

同时，尽管联合国在前南斯拉夫从事维持和平行动存在各种空前的困难和某些判断错误，我们仍认为联合国部队有必要继续留在那里。据此，我们应继续寻求办法和平

解决这一冲突。看来今天大家都认为除政治解决外别无其它选择。我们欢迎这方面的努力，尤其是美国最近加强了有关的活动。我们还相信，俄罗斯可以在和平解决中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乌克兰本身作为联合国保护部队的一个主要部队派遣国随时准备继续与联合国在这一领域进行合作。我愿确认，如有必要，我国愿意主持所有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加的冲突各方领导人会议。乌克兰总统莱奥尼德·库奇马已向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领导人发出了载有适当建议的信函。

我们认为，扩大联络小组的构成并研究新的办法可以加强解决南斯拉夫冲突的进程。作为一个范例，我们注意到7月21日在伦敦举行的关于波斯尼亚问题的国际会议，乌克兰也派出了代表团出席这次会议。

我们高度评价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博士对维持和平的思想所作出的个人贡献。我们认为，如果在这领域采取新的方法，就需要进一步切实发展利用快速反应部队的原则，快速反应部队目前已经积极地参与了在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活动。

关于贯彻建立乌克兰愿意参与的联合国后备部队的想法的问题目前尚待解决。

预防外交已经在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显露了它的潜力，我们认为这个成为发展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的优先趋势之一。

在这方面，我们将再次提议考虑在联合国内—具体地是在秘书长办公室内—建立一个国际调解人常设理事会，由包括国际公认并权威的政治人物在内的人组成。

经济制裁仍然是联合国冲突解决活动的一个重要工具。在此领域，我们认为必须制订一种执行制裁的全面和详细的机制，而这种制裁也应把所有的潜在后果考虑在内，包括对第三方国家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我们认为，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执行的禁运措施目前已经表明起了反作用，没有能够达到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主要目标。乌克兰认为，在推行进一步政治解决的进程的同时，安全理事会应该取消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经济制裁，因为该共和

国已经实实在在地表明它愿意帮助恢复和平。与此同时，我们行动的前提是，在前南斯拉夫领土上诞生的国家应该执行相互并同时的承认。这应该成为取消制裁的重要条件。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组织能够获得成为这个或那个地区的和平和安全的“主要监护人”的权利，这个原则应该继续成为联合国冲突预防和危机管理活动的基石。

在国际社会去年所进行的各种活动中，我们可以例举出使我们共同受益的许多重要的成就。今天，在华盛顿，巴以协议的签订仪式正在进行，我们要真诚地祝贺双方以及所有为这一成就作出贡献的人。

我还想谈一谈对于我国来说，意义重大的一项成就。《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大会无疑是闭会期间在军控和裁军领域的主要事件。这次会议在这个大厅里举行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会议作出的无限期延长条约的决定确实是一项历史性成就。我想我完全可以说，乌克兰作为一个非核武器国家加入了该条约；我国批准了第一期核武会谈条约；以及该条约的生效均在使这一事件成为现实方面发挥了实质性的作用。因此，乌克兰对使人类摆脱最危险的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全球事业作出了显而易见的贡献。世界第三大核武器国家自愿放弃这一二十世纪的恶魔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在所有关于军控和裁军的现有条约之中，不扩散条约无疑是一个关键的文件，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持续地协调在核裁军领域的政策的机会，使各非核国家能够同核国家平等的对话。与此同时，我还想强调，乌克兰认为，尽管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达到了创记录的179个国家，我们仍然认为：单靠掌握核武器来建立自己和平的国家同从来没有过核武器或者放下了核武器的国家相互共存的时候，局势不会是稳定的。

在这方面，乌克兰高度重视关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不幸的是，国际社会没有能够通过缔结这项条约来庆祝联合国五十周年。但是象其他国家那样，我们希望有关的会谈能够在不晚于1996年的时候圆满完成。在这方面，有必要使所有的国家都暂停核试验，这是特别重要的。最近进行的核试验使世界感到不安，这是有道理的。

这种行动无助于加强自冷战结束以来产生的积极的国际气氛。

现有的巨大的常规武库以及这些武器给人类带来的危险使这些武器本身同大规模杀伤武器别无二致，我们必须予以同样密切的关注。目前，乌克兰已在根据《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履行自己的义务。为了支持联合国大会所提出的倡议，乌克兰政府已经宣布暂停出口杀伤性地雷。

历史发展的进程已经生动地表明，维护和平和安全同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是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的。尽管这些领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今天世界的情况远非理想。现在需要迫切解决失业、不发达、贫穷、社会瓦解和孤立的问题。对于目前处于进行根本改革的过渡性阶段的国家的经济来说，这些问题尤为严重。

继承了前苏联各种问题的沉重包袱的乌克兰目前正在经历政治和经济深刻变革的痛苦阶段。在过去四年里，乌克兰已经为自己奠定了民主政治制度和文明社会的基本基础，已经进入了一个发展的新阶段。去年十月，乌克兰总统利奥尼德·库奇马宣布了一项建立在执行根本的经济改革的新经济政策。现在，我们正将主要力量放在进一步加强民主基础、建立一个面向社会的市场经济以及执行一项开放、可预见并持续的外交政策。国家划分权力制度的改革正在进行。同大部分苏联解体以后诞生的国家不同，我们在避免暴力冲突的情况下找到了解决制宪僵局的办法。但前面还有一重要的阶段，即新乌克兰宪法的最后起草和通过。一个多样化的对外经济关系体系目前也在逐步建立。将乌克兰同世界经济空间结为一体的进程正在加强。

同时，乌克兰经济继续遭受危机。乌克兰已制订了走向市场改革并迅速进行改革的路线，必须寻求本国的市场改革模式。今天建立有效的社会保护制度是我国政府主要的和最迫切的任务。

库奇马总统和乌克兰政府最重要的优先事项仍然是维护我国的国内和平与种族间的和协。乌克兰在独立后的4年里设法以和平政治手段解决“对抗局势”。无数的冲突不幸仍然是前苏联领土上的现实。与此相比，乌克兰在确保国内少数民族权利方面取得的成就就尤其明显。

乌克兰在这方面的国家立法赢得了国际上的高度赞扬,特别是来自象欧洲理事会这样的权威组织,乌克兰希望今年参加欧洲理事会。但同时我们在这方面也有问题,特别是在遣返被驱逐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和其他民族代表方面。

乌克兰政府制订了旨在保护少数民族和土著居民权利的大规模的国家方案,并为被驱逐的克里米亚人建立了一个基金。但对于面临经济危机的乌克兰来说,复杂的财政局势以及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服务和机制,收容几十万遣返人员这个任务似乎太复杂。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采取复杂的方法;动员和综合国家、区域以及更广泛的国际各级的努力。

乌克兰在国际活动中从稳定的发展是持久和平的保障这一前提出发。

目前乌克兰的经济改革正在加强,我们特别关心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在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活动,以便为使乌克兰经济同世界经济舞台上其它转型经济融合创造条件。联合国是推动这个目的的重要工具,本组织的会员国对包括乌克兰在内的转型国家的问题深为理解,对此我们表示感谢。

我们认为,为乌克兰稳定而渐进的发展创造国内先决条件也具有国际影响。乌克兰的地理政治位置把我们为建立一个经济稳定的国家作出的努力变为在欧洲大陆促进保障和平、稳定与安全(包括生态领域)的一个重要因素。

正是这种对全球相互依赖关系的深刻理解使库奇马总统作出了关于在2000年前拆除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政治决定。明年将是切尔诺贝利灾难10周年纪念,这场灾难不仅在这一代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俄国人生活中深深留下了疤痕,还对全球产生影响。我们建议宣布1996年为切尔诺贝利纪念年,并在联合国主持下组织特别活动。在这悲惨的周年纪念前夕,我再次强调,核安全问题以及拆除有功能障碍和过时的工业核设施至为重要,这不仅仅是对乌克兰。我们相信现在已是时候来实际解决与这次事故有关的整个一系列问题,尤其是着眼于其后果的长期性。我们越早为解决这个问题投入资金,就能越快地解决这个问题,对全人类的不利后果就越少。我们期望国际社会对乌克兰努力的支持不仅仅是为了拆除切尔诺贝利电厂,并且

且是为了解决整个一系列有关的经济、社会和生态问题。我们尤其对国际上广泛参加在切尔诺贝利建立一个国际科学技术中心表示欢迎。

同时,我强调乌克兰对联合国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能力抱着现实态度。我们并不是要同更不发达的国家争夺联合国发展系统的有限的资源。我们准备好并愿意与所有有关伙伴合作,我们依靠国际社会为使乌克兰出口更多的进入世界市场创造有利条件而进行的有意义的活动。我们期望乌克兰准备参加的国际贸易组织将在扩大国际贸易和经济关系并使其多样化中发挥重要作用。

最近联合国的财政问题引起了巨大的政治反响。只能有一个结论:现存的财政制度不能够保障本组织在当前局势中有效地发挥作用,需要进行重大改革。

我们还完全理解,联合国的财政危机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情况引起的,也是基于过时原则的不完善的费用分摊制度造成的。乌克兰将积极支持逐步改变确定费用分摊比例表的办法以及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提供资金的特别费用制度,以便反映出按能力支付的原则。

乌克兰过多的会费以及它现在对维持和平行动所欠的经费阻碍它全面参与联合国活动。我国为了国际社会的利益,作出了主动放弃核武器以及拆除切尔诺贝利电厂的政治决定,它应该首先能够将其资源集中用于执行这些决定。乌克兰的经济正处于极为困难的转变时期,并且由于严格执行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实行的制裁而遭受数1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绝不能继续因解决联合国财政问题而使其受害。

世界在变化,集团之间以及集团戒律之间的冷战对抗已成为历史。区域和全球范围内的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日益加强。鉴于现代国际问题的性质,我们应该准备好面对新时代的挑战。我们需要一个强大而有效的联合国。联合国的改革应根据新时期的要求包括结构本身及其各种活动的特点。我们认为,应采取一些措施来使安全理事会的活动民主化,特别是加强其决定的合法性及其工作的透明度。

总体而言,乌克兰支持关于改革安全理事会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活动,并希望在改革进程中将考虑到所有区

域集团，我要强调其中包括东欧国家集团的利益。乌克兰还支持有关改进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各项活动的建议。它支持裁减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并提高其活动的效率，并支持减少大会的议程项目。

在结束发言时，我要解释一句大家都知道的名言：在你批评镜子照出来的东西时，你是在批评你自己。联合国需要革新——因此我们需要革新我们自己。除非各会员国对作出实际努力表现出足够的热切愿望，否则本组织将不会变得更为有效和更能发挥作用。我不希望这个大会在二十一世纪再一次聆听没有我们的政治意愿和愿意努力工作的精神作为其后盾的一厢情愿的想法。

代理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几内亚外交部科佐·祖马尼吉先生发言。

祖马尼吉先生（几内亚）（以法语发言）：我十分高兴而且应该说是很荣幸在与庆祝本组织五十周年巧合的本届会议开始时向大会转达几内亚人民、政府及其总统兰萨纳·孔戴将军的亲切问候。

主席重新主持会议。

主席先生，我十分高兴地热烈祝贺你光荣地当选为大会第五十届会议的主席。你的当选以及贵国葡萄牙在这个国际大家庭中所作出的杰出的努力使我国代表团感到满意。我相信，有了你作为一名伟大的外交家的经验和才能，你将十分地成功地指导我们的审议工作。

我愿和其他代表团一起向你的前任、科特迪瓦共和国的阿马拉·埃西先生表示以他受之无愧的敬意，作为一名老练的外交家，他的精力和伟大的品质在本组织对我们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种种挑战谋求答案时帮助了我们向前进。

我还要在这里表示我国政府赞扬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进行了极其大量的工作并在谋求解决所有根本问题，特别是有关世界各地和平、安全、发展和民主的问题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决心和智慧。

我要祝贺帕劳人民被接纳进入联合国成为第185个会员国。他们的代表团和我们一起在这里出席会议再一次证明了本组织的普遍性。

显然，本世纪的最后几年正在危机和冲突的背景中逐步结束，给人类的未来制造出了一种变化无常的印象。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国际社会已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为世界各地的和平与安全制定全球性的战略，同时考虑到环境、可持续发展、妇女解放和保护儿童。

尽管作为了这些努力，世界上许多遭受贫困和落后严重折磨的地区还没有充分的食品或足够的饮用水、教育或医疗服务。内战和自然灾害继续在危及同样这些地区的各国经济，而这些地区已经遭受了一场范围广泛的世界危机的影响。

象我国几内亚共和国这样的整个国家由于它们的地理位置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来自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60多万名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现在居住在我国。几内亚共和国决不会放弃它对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兄弟的人道主义义务，并继续忍受在其中一个邻国里持续了六年，而在另一个邻国持续了三年的一场自相残杀战争的种种后果。

的确，自从1995年8月19日在阿布贾签订了各派之间的协定以来，已注意到了表明在利比里亚实现和平的一种更明显愿望的相对平静的情况。

我国代表团认为，在利比里亚对和平的这种新的选择也要求国际社会作出明确的努力。在这方面，人们必须确保更好地在该地区控制武器的流动。几内亚共和国政府决心为此目的采取行动。

显然，利比里亚的和平将有助于扫除塞拉利昂境内的危机的障碍，并在我们这个西非次区域创造一种和平、安全和持久稳定的气氛，而这些对于我们的经济一体化方案都是十分必要的。

我国政府还对《卢萨卡协定》表示欢迎，并且支持为结束安哥拉的危机而执行这些协定的种种努力。我们认为，如果双方所表明的政治意愿能继续下去，那么安哥拉

人民将终于见到他们渴望如此之久的和平与稳定，并将能够为国家重建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努力。

我们要在这里赞扬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以及国际社会为该兄弟国家的和平与和解作出的共同努力。

关于索马里问题，我国代表团对和平进程目前受到阻碍表示遗憾。我们要促请冲突各方表现出明智和相互谅解，以期为危机找到一种和平的解决办法。

在谈到卢旺达和布隆迪时，我国代表团认为，为了鼓励国际社会作出重大的努力，涉及这些社会的人必须战胜仇恨，培养一种宽恕的精神，并促进爱心和对话。

今天，中东冲突处于积极的状况。在这方面，巴勒斯坦自治在加沙地带和杰里科的出现、关于把该自治扩大到仍然被占领的其他领土的继续谈判，有关边界的约旦—以色列协定以及有关戈兰的以色列—叙利亚会谈都是重要的进展，是全面、公正和持久解决该问题的良好征兆。

我们认为，联合国关于查漠和克什米尔、承认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边界以及阿富汗局势的决议应该受益于有关方面的相互谅解。这也适用于西撒哈拉问题。

在朝鲜半岛，我们高兴地看到紧张局势的缓和。我国代表团鼓励北方和南方努力争取独立和和平地统一国家，根据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两个政权和两个政府的原则建立一个邦联共和国。此外，我国政府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会谈已导致和平解决半岛的核问题并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感到高兴。

在前南斯拉夫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从整个巴尔干半岛各民族人民的贡献中诞生的多文化和古老的文明正受到人类愤怒的危及。我国代表团认为，在那里以及的确所有地方发生的事情使国际社会记得其对和平和各国人民及其组成的集团之间的和解的责任。

今天，蹂躏世界各区域的所有战争，除造成无数死亡之外，都有着流离失所人员源源不断地越过山峰跨过峡谷，寻求庇难之地。尽管国际社会的团结精神，难民和流离失

所人员经历最严重的困境。现在，他们的问题变得空前的严重和复杂。他们的人数每年增加，使之更难以适当地处理这个问题。我国代表团认为，产生难民的危机是对区域稳定和世界和平的真正威胁。

几内亚根据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签署的协议框架并考虑到自己对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难民的经验正在参加联合国在扎伊尔卢旺达难民的安全特派团，它认为应该不遗余力地平息各地的极端主义。因此，我国政府支持加强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干预能力的所有倡议。几内亚还支持根据“和平纲领”和“发展纲领”的思想起草一份人道主义行动的纲领。

尽管东—西方冲突结束，但是，核武器仍然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威胁，即使双边和多边裁军谈判取得了显著进展。许多危险仍然威胁着我们争取集体安全的努力，集体安全将包括发展、环境和人权有关的问题。

在某些主要地区，有明显和日益严重的趋势，在冲突中贩卖和使用化学和裂变材料，并且一些国家暗地或公开地希望拥有核武器。这些事实造成危险，因而增加联合国的职责，要求它采取严格的核查措施。

因此，几内亚共和国欢迎纽约会议导致无限期和无条件地延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积极成果。这是实现核裁军不可否认的重要步骤并且确认核国家的特殊责任。但是，如果它要有效，那么这个成就必须得到立即达成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的补充。必须停止一切核试验。

明显的是，对我们时代的主要关切—有关国际安全的关切—的迅速回顾充分地表明今天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重要性。因此，我国政府欢迎联合国对解决世界冲突的特别重视。我们支持秘书长在其“和平纲领”中表示的相关看法。

然而，虽然我们欢迎联合国在全世界各行动场所的参与，但是我们还必须认识到维持和平行动在过去几年中总的来说产生的结果有限。这要求目前根据我们的经验重新系统地阐述这种活动的整个问题。

如果它们要有效，建立或维持和平的行动必须是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无歧视地更广泛协议和对话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几内亚欢迎非洲统一组织预防、处理和解决非

洲冲突的机制的设立和工作。我们促请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向它提供必要的援助。

经济和社会发展是持久和平与安全的先决条件。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不安全感产生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因此可以容易地理解我们为什么经常看到政治和社会平衡的崩溃，导致国内动乱和种族和宗教冲突。

尽管联合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努力，在世界一些地区特别是非洲的结果仍然微不足道，非洲仍然受到不平衡、贫困以及其他通常削弱社会组织和破坏我们各国基础的严重问题的极大的影响。

世界经济的最近趋势使这个已经危险的局势恶化。因此，债务负担是穷国发展的主要障碍，迫使它们为此付出其稀少资源的大部分。商品价格的崩溃加剧了它们的不幸，而商品是它们对世界市场的主要贡献。

在这些严峻情况中最糟糕的是我们其中的某些国家执行结构调整方案的影响，有时这些方案的制订很差，通常执行情况也很差。如果我们各国所进行的各种改革要获得成果，那么本国和外国的每个伙伴都必须有效地支持非洲的发展努力。如果它们是互利的，那么所有公共和私人援助的收益都必须考虑到各方对福利的要求。

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乌拉圭一轮的框架内，几内亚欢迎产生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什协定》。但是，这些《协定》的成功完全取决于它们是否真正考虑到有必要通过发展其能力并且使其更具有活力推动非洲经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在这方面，我们强烈支持设立商品多样化基金的构想。

我国代表团非常赞赏在日内瓦召开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首脑会议给予非洲特别注意，这次会议审议了执行《1990年代联合国非洲发展新纲领》的条件。

为了加强南南合作和继续进行南北对话，必须支持各项双边主动行动。

另外，《发展纲领》必须把焦点主要集中在其大部分人口都在贫困中生活的非洲。执行这项补充《和平纲领》

的《纲领》将使再次衡量在最近有关社会发展、人口与发展和妇女问题等历次国际会议上出现的新的政治意愿成为可能。

秘书长的《发展纲领》为南北对话提供了适当的框架，它还必须使联合国能够对其专门机构和其他各机构执行的政策和方案提供更好的协调，并使其更能得以实施，这些政策和方案迄今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产生的积极影响非常有限。

在这方面，我国政府抱着真正的兴趣和很大的希望地注意到，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将于1996年11月组织一次有关粮食安全的世界首脑会议。我们认为，这一世界范围的会议将使制订具体和适当的办法，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严重经济问题成为可能。

当然，如果世界各国不能制止贩卖和滥用毒品，所有这些希望都将成为泡影。

在重申支持《21世纪议程》和所有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协定的同时，我们认为，只有更大的政治意愿才有可能把历次会议作出的决定化为行动。

在今年6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哈利法克斯首脑会议上，七国集团已非常正确地承认，可持续发展是21世纪的最重要挑战之一。在那次会议上，有人还说，改善所有人的生活质量就是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民主、人权、透明和负责地管理公共事务，对个人的投资和保护环境等就是其基础。几内亚欢迎七国集团在这方面承诺支持各国的努力。

保护基本人权，满足人类需要，实现社会正义和人类发展当然是几内亚政府自1984年以来实施的雄心勃勃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中关切的焦点。几内亚已成为若干有关人权问题国际公约的缔约国，因为它坚定地致力于促进和保护这些基本权利和自由。

今天，我高兴地能够告诉国际社会，今年6月，我们组织了多党立法和城镇选举，从而使我国完成了建立民主共和国体制的工作。

几内亚共和国成功完成这一民主化进程，建立法制国家和经济自由化都受益于整个国际社会的支持和理解，为此我要向各位表示感谢。

作为合作与多边协定最重要工具的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责任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为增加。今天，这一世界性组织当然已获得一些威信。每个领域都要求得到它的帮助。

为了在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加强其效力，联合国必须根据国际舞台发生的变化，并考虑到人类在下一个千年面临的挑战，调整和振兴其主要机构。

改革必须根据在决策机构一级和各机构内会员国一律平等的原则进行。

只有这样，我们的共同遗产，联合国这一不可取代的工具才能够成功地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使世界更加公平，更加平等和更加繁荣的使命。

当然，在联合国的责任在这一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中不断增加时，该机构的成功确实取决于其财政状况的改善。

联合国现在已存在五十年了。庄严纪念其第一个五十年恰逢20世纪行将结束，并给其185个会员国提供了一个努力振兴其各项活动并就其主要机构内公平代表权问题达成协议的机会。在几内亚，这一历史性的纪念活动正在我国政府的全力支持下进行。

但愿未来几十年带来各国人民和各民族更大理解，以确保人类更加幸福。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马耳他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大会前主席尊敬的吉多·德马尔科教授阁下发言。

德马尔科先生（马耳他）（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非常高兴地祝贺你当选大会第五十届会议主席。你给大会带来了你丰富的个人政治和学术经验，以及葡萄牙在其成为会员国的整个40年中为联合国工作作出的积极贡献。在贵国初建民主之时，你为基于基本人权的自由和以

法治为基础的国家作出了决定性贡献。你对这些原则的承诺曾需要很大的道德和实际勇气。

请允许我与其他发言人一道向科特迪瓦外交部长阿马拉·埃西先生致敬，他干练地领导了第49届会议，并继续在加强联合国系统的更大范围内促进恢复大会的活力。

我们非常愉快地指出，我们深信，主席先生，在你的有能力的领导下，会员国将继续努力争取确保，大会及时而清楚地反映世界社会对联合国内希望。

通过促进在所有人都能享受更大自由的条件下实现社会进步和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平来维持国际和平，这在50年前是，在今天也仍然是联合国各国人民交给本组织的艰难而极其重要的任务。在回顾过去50年时，我们必须行使现实的克制。仅仅回顾我们作出的成功努力是错误的。如果在判断联合国的有效性时，我们只强调在一些复杂的情况下，所取得的结果没有达到我们的集体意识和努力所期望的标准，那也同样是错误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使子孙后代免受战祸的决心激发了各国，使它们联合起来组成这个组织。我们通过努力使全球冲突得以避免。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就，应该激发我们的希望和信心。然而，此时此刻，特别需要有现实的克制态度。向享受到包围的村庄和城市发射的炮火仍然在造成痛苦。

在联合国的最初45年中，它受到普遍冷战逻辑的左右。尽管如此，虽然当时的世界和平受到可怕的核毁灭潜力平衡的威胁，仍然有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时刻。

非移民化过程尽管有时存在痛苦，但仍然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顶峰成就。它再次确认了人们对基本人权，人的尊严和价值，男女以及大小国家的平等权利的信念。这个过程为全球各国人们实现独立铺平了道路，这些人们今天在这个大厅中作为主权国家享有代表权。

冷战结束5年以来，世界社会经历了最剧烈的不稳定阶段。高度的期望与绝望的沉闷两者之间剧烈的变动不定；结束了极权统治的各国人民的兴奋和轻松心情与占领和“种族清洗”的痛苦彼此交替；希望之光与国内动乱的

激烈爆发共存：核武器不扩散方面的进展遭遇到常规武器贩运的破坏性扩大；一些人获得和平，而另一些人则遭到放纵的屠杀。人类的愿望从来也没有现在这样高，但也从来没有受到如此强有力地挑战。

这种事态发展不能不影响我们的安全概念。联合国的主要任务是

“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为此目的：采取有效的集体措施防止和消除对和平的威胁”。

我们怎样能够确保执行这项职责呢？

5年前，在大会上，我荣幸地要求联合国实施《宪章》关于区域安排的第8章的条款。其后，在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赫尔辛基后续会议上，马耳他建议欧安会宣布自己为《联合国宪章》的第8章所提到的一个区域安排，欧安会这样作了。

要估价这次行动的影响和全部潜力为时尚早，特别是鉴于欧安会区域已经存在的和继续发展的复杂局势。然而，我们确信，联合国今后在控制、处理和解决区域冲突方面的能力和有效性取决于这种区域安排的建立和加强。

世界看到一些社区重新发现了造成人类的痛苦的最古老办法。我们多数人认为，宽容精神得到普遍接受，它影响到我们如何看待使国家、民主和宗教团体获得其合法身份的因素。乱用这些因素，把它们作为战争的纲领和武器，只会使我们决心加强促进一种永久性的建立互信对话的结构。

在冷战最黑暗的时刻，欧安会了解到，建立互信是促进更广泛的安全概念最有效保障。在我们谋求确定欧洲安全结构的辅助基础时，我们继续怀有这种信念。正在产生的欧洲安全结构的主要成份已经得到落实。

一方面，现在已改称为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的欧安会，正在将建立互信和建立安全的概念从对抗时期的一项补救措施转变为新的国际环境下的伙伴关系工具。

另一方面，马耳他希望在近期成为其正式成员的、正在扩大的欧洲联盟提供了区域合作进程中一个独特和不断深化的方面。马耳他一贯认为，欧洲联盟的成员资格

不仅具有经济方面，而且还有更广泛的政治方面。因此，对我们来说，联盟的成员资格不仅是我国最近几年的重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自然顶峰，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们有机会参加在欧洲范围内加强联盟和在该区域范围内加强稳定集体努力从而为与我们有深刻联系的那些基本民主价值观念、法治和对人权的尊重提供坚实的基础。

全面安全与防御概念截然不同，它的范围更加广泛，更加适用于处理不一定或直接与军事威胁或爆发冲突相关连的问题。全面的区域性安全结构可以成为确定、分析和遏制潜在冲突最初根源的最有效工具。

这种区域性安排不能孤立地运作。它们必须考虑其它国际机制的工作，而这些国际机制有助于预示短期或长期内可能破坏区域安全或国际安全的事态发展。预警系统是成功的关键因素。

为使后代免遭战祸，我们必须培养并培育稳定。社会—政治环境的平衡不能通过镇压或强迫来获得，它要求建立有效的迅速反应机制，以着手处理造成不稳定的问题领域。多方面的处理方法表明人们已经意识到，如果各种问题没有受到重视或得到解决，将恶化并蔓延威胁社会。

将人权、基本自由和社会公正这些极为重要的领域纳入全面安全这个更广阔的网络是发起订立稳定条约的基础，这些盟约为各国人民和各个国家提供和平、尊严与自由的保证。

在这方面，马耳他始终积极推动地中海的安全与合作。障碍是巨大的，但是威胁将这个历史性的地中海转变成一个永久性的不稳定湖泊的危险更加巨大。

虽然意识到最终实现召开一次地中海安全与合作会议的道路会困难重重，我们仍然赞同这一意见。在地中海稳定的概念内，我们自己也提出了两个截然不同但又相互关连的建议，即建立一个地中海理事会，订立一项地中海稳定条约。两项建议都建立在在动乱区域进行对话概念之上。

通过地中海国家外交部长级联盟建立地中海理事会将促进最高政治级别的合作。这一联盟的议会层面进一

步增强了这种联合行动，确保当选代表更加广泛地参与确定共同关切的问题领域，并予以解决。率先由法国发起的《欧洲稳定条约》取得的一定程度的成功，突出强调了将这一概念应用于地中海区域的必要性。铭记这一点。马耳他在《欧洲稳定条约》缔结会议上提出了基于圆桌制度的地中海稳定条约的概念。这不仅使冲突各方会集一堂，而且使探讨问题成为可能，有助于预先制止对该区域人民与国家安全的新威胁进一步发展。这个概念受到普遍肯定的接受，这鼓励我们进一步发展这个概念。

马耳他欢迎11月在巴塞罗纳举行一次欧洲—地中海部长级会议以审议未来经济和政治关系，认为这是巩固区域合作的一个里程碑。地中海的财富在于它的文化，宗教与社会多样化遗产。强行改变这一丰富的多样化遗产，使其成为清一色的东西，将会引起不稳定。建立信任、相互理解开创通向安全与合作的道路。我们必须走这条崎岖的道路。我们必须在多文化的多样性中发现有利于促进对话的共同价值，这要求抛弃先入之见。这需要坚强的政治意志，要求我们以相互尊重的精神取代本能的不信任。

中东危机的主要人物已经表明，政治意志和对话能够克服几十年来似乎难以克服的障碍。我们支持和平进程，并将继续支持下去。我们欢迎今天在华盛顿正式签署上星期日由阿拉法特主席和西蒙·佩雷斯外长分别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和以色列在埃及塔巴达成的协定。中东公正和持久的和平要求达成一项既考虑人民自决权利又考虑国家边界安全的解决方案。愿这一对话进程给那些仍然抵制这一独特的人类解决冲突工具的人以启示。

我们尤其深为关切塞浦路斯的分裂状态至今仍对国际社会，尤其是秘书长寻求公正和持久和平解决方法的努力无动于衷。我们预料这方面的持续努力最终将取得胜利。

地中海进程对大会第五十届会议具有重大意义。联合国多年来致力于减轻和解决威胁该区域和平的问题，表明我们非常重视目前各种危机的泛滥潜能，然而，更重要的事实是，成功的地中海进程可以激励以各种文化多样性为特点的其它地区内的合作模式。

创立论坛以使领导人能就共同战略进行对话和确定共同战略非常重要，这是长期稳定的基本组成部分，是在所有男男女女心目中建立和平。联合国及其各机构在努力确定获得未来成就的共同战略中发挥着主要作用，而这些战略又是建立在对世界社会各种文化多样性的了解与尊重的基础之上。

在过去12个月内，三个世界会议涉及到人权与自由、人的尊严以及所有人发展的权利这些最关键的问题。我们在开罗、哥本哈根和北京并肩工作意识到我们的文化差异，然而也认识到如果我们铭记我们的共同遗产、我们的共同关切和我们的共同利益，多样性不需也绝不能阻碍我们的共同努力。

这种对多种文化特征的尊重在各国所作的承诺以及促成行动纲领的原则中显而易见，委以贯彻尊重各种文化特征重任的全体联合国官员都必须永远记住这一点。

联合国在传统上一直发挥十分积极作用的另一个领域是军备控制和裁军。在过去12个月中，国际社会满意地看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成功地结束了，会议就无限期延长不扩散制度达成了协议。马耳他对其在帮助达成这一协议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感到骄傲。

现在，我们正期望尽早达成一个全面禁止各种核武器试验的协议。我们敦促所有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采取一切可能措施，以确保在未来12个月内成功地结束1994年以来一直在裁军谈判会议中举行的谈判。

周年纪念鼓励我们从最初激发我们的源泉中吸取力量。《联合国宪章》的制定正值反对极权主义世界观的斗争即将结束之际。战争的恐怖仍触目可见，人们也因此担心如果极权观点占了上风，人类的命运将如何。

《宪章》在其主要机构之间建立了一个基于不分大小所有国家权利平等之上的微妙的平衡，并确立了对某些会员国在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所起特别作用的实际认识。

过去五年中，我们对会员国间就是否有必要发展、改革或重组《宪章》的主要机构进行的激烈辩论提供了帮

助。我本人荣幸地成为第一位主持本组织内此类讨论的大会主席，并就此事提出了一项经大会批准的主席动议，以确保它的持续性。这一过程后来导致了工作组的形成。该工作组审查了大会的振兴情况，并正在研究关于重组安全理事会的不同选择。

在这一正在进行的审议和评估过程中，我们未能考虑到托管理事会的未来。在意识到托管理事会几乎已经完成了它对其负责的托管地的责任之后，五年前我向大会提议一个新的、额外的角色，即担任共同继承的不同领域的托管人。由于托管理事会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在此问题上意见的分歧，我们已要求在大会第五十届会议的议程上列入一个题为“审查托管理事会的作用”的项目。

我们相信，在大会——首先是全体会议，其次是第六委员会——讨论这一项目时，会员国们将以公开、坦率的态度提出并分享它们的观点，这一态度一直是我们对其他两个主要机构进行的讨论的特点。在那一场合里，我们自然也将进一步阐述关于托管理事会如何发展的想法。

有一个方面我认为在现阶段加以强调是适宜的，这就是联合国作为托管人的概念。这一概念是《宪章》单独为托管理事会设想的。当时，这一概念随即得到解释并适用于在托管理事会照管下的领土。今天，在一个已变成全球性共同体的世界中，我们意识到公约所保护的共同继承的不同领域需要一个托管人进行协调。

为避免我们在属于我们共同遗产的、我们共同关注和感兴趣的地区所努力的零散、分散和重复，我们应探讨一种方式，使联合国这一主要机构能够发展作为其主要前提的托管概念，以满足现代的需要。概念的发展将确保托管理事会在其神圣的托管中掌握人类的共同遗产，并成为后代利益的保护者。

在过去几个月中，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使公众认识到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的重要性。联合国人民对我们在这一个论点中所做的和所决定的十分敏感，不是出于纯粹的好奇或对国际事务的兴趣，而是因为我们作出的决定对他们个人的生活有直接的影响。过去在非殖民化给国家带来主权，给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带来自由之时，他们是这样做的。现在当联合国和它的蓝色徽章代表着那

些因战争的野蛮、饥荒或疾病而感到恐惧的人们的最后一线希望时，他们也是这样做的。同样，我们的决定影响到那些在实地为本组织服务的人们的生命，影响到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被杀害的维持和平人员的家庭的命运，也影响到我们所有这些希望作出牺牲以确保制裁成功的人们。

我们对所有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 特别是那些在执行任务时被杀害的维持和平人员致以特别的敬意。他们对职责、人道主义关注与和平的献身精神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尊敬。

我们今年的审议有特别的意义。在它上面寄托着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的希望。在我们作出决定的时候，让我们继续为以下承诺所激励，即维持国际和平，促进社会进步以及在更大的自由中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标准。这是《宪章》所确定的行动纲领。只有那时我们才正当地值得被看作是联合国人民要求我们照管的共同关注、共同利益和共同遗产的托管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哈萨克斯坦外交部长卡休若马尔特·托卡夫先生阁下发言。

托卡夫先生(哈萨克斯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接受我对你当选为大会第五十届会议的主席所表示的祝贺。这证实了你杰出的才能，你的这些杰出才能无疑将有助于对议程上所有项目进行成功讨论。

我愿借此机会表示对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的特别感谢，他为解决世界社会所面临的国际问题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为建立二十一世纪国与国之间的新型关系进行了高效率的管理。

我们必须看到，大会这届周年会议是在紧张加剧，全球不同地区武装冲突继续的情况下举行的。其中最危险和复杂的冲突之一是波斯尼亚冲突。波斯尼亚境内所发生的事件无法简单地直接解释。与此同时，冲突各方最近表现出准备在坚持国家主权的原则基础上解决现有问题的态度，令人乐观，并希望巴尔干地区能够建立期望已久的和平。哈萨克斯坦认为，实现和平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是前南斯拉夫境内各个国家在国际社会承认的边界内，作为主权国家继续存在。

我们高度赞扬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作用，它们在不同的局势中尽最大的努力限制冲突，减轻敌对行动对平民人口造成后果。我们毫无疑问，本组织必须在这种局势中行使一切权威。世界社会应该为联合国提供更加有效的协助，使联合国能以更加有效和及时的方式，在冲突领域使用它的维持和平部队。

创造用于促进持久和平的区域和全球性结构，是国际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冷战结束后被打乱的力量平衡应该恢复，但不是通过建立新的军事和政治联盟，而是通过国际条约与协定，促进安全与稳定，通过建立和采用有效的预防性外交机制。

我们认为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欧安组织）的活动相当成功，该组织负责的范围不仅包括欧洲，也包括中亚。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论坛正就有关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事物表现出高度的效率。

在我国方面，哈萨克斯坦继续争取召开一次关于亚洲相互作用和建立信任措施的会议。特别工作组正在起草这次会议的任务。我们认为，亚洲大陆的所有国家尽管各不相同，但是对持久和平与稳定都有同样的兴趣，也会支持它们进一步走向经济繁荣和国内稳定的一个重要保障。我借此机会敦促所有亚洲国家为实现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本组织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的讲坛上所表达的这一设想作出贡献。

我们坚决地认为，不管联合国多么强大和有效，不管联合国的活动多么全面，安全与和平仍然应该是所有国家政策的基础，不论它们能力如何和属于哪一个地区。我们看到，在新的地理政治现实中更多地强调满足个人的各种需要。一般认为，快速解决安全与稳定问题的办法，不能也不应该取代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战略。换言之，在当今世界中正在出现一种从国家安全逐步转向人的安全的倾向。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过去事实上是一个核武器国家，现在是一个无核武器国家，我们正在为这些全球性变革作出自己的贡献。在哈萨克斯坦的领土上消除所有现成的核弹头，以及在现在已经关闭的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场消除最后一批核装料，是履行哈萨克斯坦的国际义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哈萨克斯坦一贯主张暂停核试验和缔结一项全面禁止条约，这项条约应该尽早缔结，最迟不要超过明年。

1995年6月，哈萨克斯坦总统在日内瓦的联合国裁军谈判会议上讲话时重申了我国对根据国际安全的新解释加强国际安全的一贯政策的承诺。哈萨克斯坦总统强调指出，个人的各种需要必须得到满足。事实上，今天衡量裁军进程成功的标准不仅仅是弹头和投掷系统削减了多少，而且还要看为人民生产的商品增加了多少。

根据哥本哈根首脑会议的结果，新出现的人的发展的模式中应该包括解决教育、就业、环境和保健问题的新概念。需要采取紧迫和有效的措施解决失业人数危险地增长的情况——这是过渡经济国家中的一个特别迫切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些国家可以正当地期望联合国采取特别措施，促进它们的可持续发展。若干因素说明，联合国应该把这一设想放在优先地位。

事实上，现在地理经济趋势表明，在不远的将来，北美、东南亚和欧洲将出现世界经济中心，或得到加强。不能想象这些中心能够取得稳定和效力，如果它们不参与同独立国家联合体国家的贸易和发展经济关系。即使分别而论，独联体的国家也具有相当的经济和政治实体，有能力填补欧洲和亚洲、北方和南方关系中现在存在的空缺。首先哈萨克斯坦就是这样的情况——哈萨克斯坦是一个主要的中亚国家。

讲到需要联合国系统适应新的地理政治现实时，我们认为应该考虑到中亚各国的潜力。这些国家在制定可持续发展和维持和平战略方面的能力越来越强。应该密切注意这些国家为推动与联合国合作争取一个安全世界的努力。

在这方面，我谨提请注意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关于在联合国主持下设立一个中亚三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武装部队单位的倡议。我们认为，这将有助于加强中亚的安全与和平——中亚也有它的冲突地区。

哈萨克斯坦认为，在联合国与过渡经济国家的合作中应该优先注意保护环境，这是发展五大层面之一。在中亚地区，生态威胁是人的安全所面临的最危险的威胁之一。

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应该特别注意威海地区的悲剧。世界银行指出，在今后25年里，恢复该地区生态平衡的努力将需要500亿美元。没有国际组织的财政援助，这样一个项目是不可能进行的。因此，我们关心寻找新的国际筹资来源，我们支持制订一个涉及货币流动的有关军火转让和交易的国际税收制度，以实现全球性的生态安全。

我想谈谈联合国的改革。哈萨克斯坦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如下。改革是必要的，但是应该极其谨慎地进行，以避免破坏整个国际关系体系的平衡。《联合国宪章》在很大程度上应该依然是联合国工作的基础和参照点。在现代世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本组织。

自成立联合国以来世界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应该反映在安全理事会的组成中。哈萨克斯坦认为，从原则上讲，可以增加安理会成员，包括常任理事国的数目。

我们欢迎秘书长为削减与秘书处活动相关的费用而采取的措施。我们认为，也应该对国际法院这样一个重要机构进行调整，使它适应当今要求，这也是很重要的。许多国家认为，需要改组和振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考虑到这一点，有关在一个经济安全委员会作出重要决定的主张似乎值得考虑。

就联合国的两份基本文件，即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提交的题为“和平纲领”和“发展纲领”的报告进行的辩论反映出需要更详细地分析通过满足个人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需要来发展社会的办法。现在当我们在教科文组织的主持下纪念伟大的哈萨克诗人、教育家和哲学家阿拜诞辰150周年时，我们尤其意识到这一点。他毕生都致力于从精神和文化上共同丰富我们各国。

共同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愿望也是我们提出的设立一个联合国中亚委员会建议的核心。它将是欧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委会)和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的一个联合机构。这一建议起初是由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先生于1993年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首脑会议上提出的。在二十一世纪即将到来之际，该区域各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目标的共同性质决定需要设立旨在实现这些目标的区域机制，并建立适当的机构。经济合作组织以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经济联盟开展的相当有效的活动反映了中亚国家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

谈到这个问题对中亚各国的重要性，我要指出，根据过去的经验，两个重要的区域委员会，即亚太经社会和欧洲经委会在有关这些国家的工作没有得到充分的协调。因此，中亚各共和国没有能够足够地参与它们的方案。

在联合国即将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它在建立和平以及加强国际安全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正如一位著名的日本作家曾经说过的那样，只有每天重复同样工作的生活才比战争更糟糕，更可怕。我们最不看到联合国变成一个日复一日机械地为人类的要求服务的机构。换句话说，我们不愿意看到联合国成为一个僵硬的机构，对我们迅速变化的时代的深刻变革无动于衷。世界继续把它的希望寄托在联合国身上，认为它汇聚了智慧和正义，并能够解决人类的痛苦。世界呼吁联合国不要局限于眼前的计划和方案，应该充分理解当今多种多样和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我们坚信，联合国应该对各国人民渴望实现和平与安宁的愿望作出充分的反应。这些愿望源于他们自身的生存。

下午1时20分散会